中阿含經卷第五十七　清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晡利多品箭毛經第六　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
伽蘭哆園與大比丘衆俱千二百五
十人而受夏坐尒時世尊過夜平旦
著衣持鉢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行乞
食已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
著於肩上往至孔雀林異學園中尒
時孔雀林異學園中有一異學名曰
箭毛名德宗主衆人所師有大名譽
衆所敬重領大徒衆五百異學之所
尊也彼在大衆喧鬧嬈乱放高大音
聲說種種畜生之論謂論王論賊論
鬪論食論衣服論婦人論童女論婬
女論世間論空野論海中論國人民
彼共集坐論如是比畜生之論異學
箭毛遥見佛来勑已衆曰汝等默然
住彼沙門瞿曇来彼衆默然常樂默
然稱說默然彼若見此衆默然者或
来相見異學箭毛令衆默然已自默
然住世尊往詣異學箭毛所異學箭

毛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
曰善来沙門瞿曇久不来
此願坐此座世尊便坐異學箭毛所
敷之座異學箭毛則與世尊共相問
訊却坐一面世尊問曰優陁夷向論
何等以何事故共集坐此異學箭毛
答曰瞿曇且置此論此論非妙沙門
瞿曇欲聞此論後聞不難世尊如是
再三問曰優陁夷向論何等以何事
故共集坐此異學箭毛亦再三答曰
瞿曇且置此論此論非妙沙門瞿曇
欲聞此論後聞不難沙門瞿曇若至
再三其欲聞者今當說之瞿曇我等
與拘薩羅國衆多梵志悉共集坐拘
薩羅學堂說如是論鴦伽摩竭陁國
人有大善利鴦伽摩竭陁國人得大
善利如此大福田衆在王舍城共受
夏坐謂不蘭迦葉所以者何瞿曇不
蘭迦葉名德宗主衆人所師有大名
譽衆所敬重領大徒衆五百異學之
所尊也於此王舍城共受夏坐如是
摩息迦利瞿舍利子娑若鞞羅遲子
尼揵親子彼復迦栴阿夷哆雞舍剱

婆利瞿曇阿夷哆雞舍劒婆利名德
宗主衆人所師有大名譽衆所敬重
領大徒衆五百異學之所尊也於此
王舍城共受夏坐向者亦論沙門瞿
曇此沙門瞿曇名德宗主衆人所師
有大名譽衆所敬重領大比丘衆千
二百五十人之所尊也亦在此王舍
城共受夏坐瞿曇我等復作是念今
此諸尊沙門梵志誰為弟子所恭敬
尊重供養奉事耶非為弟子法罵所
罵亦无弟子難師此一向不可不相
應不等說已便捨而去瞿曇我等復
作是念此不蘭迦葉不為弟子所恭
敬尊重供養奉事為弟子法罵所罵
衆多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此
不等說已便捨而去瞿曇昔時不蘭
迦葉數在弟子衆舉手大喚汝等可
住无有人來問汝等事人問我事汝
等不能斷此事我能斷此事而弟子
於其中間更論餘事不待師說事訖
瞿曇我等復作是念如是此不蘭迦
葉不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
為弟子法罵所罵衆多弟子難師此

不可此不相應此不等説已便捨而

去如是摩息加利瞿舍利子娑若鞞
羅遲子尼揵親子彼復迦旃阿夷哆
雞舍剱婆利瞿曇我等作如是念此
阿夷哆雞舍剱婆利不為弟子所恭
敬尊重供養奉事為弟子法罵所罵
衆多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此
不等説已便捨而去瞿曇昔時阿夷
哆雞舍剱婆利數在弟子衆擧手大
喚汝等可住无有人来問汝等事人
問我事汝等不能斷此事我能斷此
事而弟子於其中間更論餘事不待
師説事訖瞿曇我等復作是念如是
此阿夷哆雞舍剱婆利不為弟子所
恭敬尊重供養奉事為弟子法罵所
罵衆多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
此不等説已便捨而去瞿曇我等復
作是念此沙門瞿曇為弟子所恭敬
尊重供養奉事不為弟子法罵所罵
亦无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此
不等説已便捨而去瞿曇昔時沙門
瞿曇數在大衆无量百千衆圍繞説
法於其中有一人鼾眠作聲又有一

人語彼人曰莫鼾眠作聲汝不欲聞世尊說微妙法如甘露耶彼人即便默然无聲瞿曇我等復作是念如是此沙門瞿曇為弟子所恭敬尊重供養奉事不為弟子法罵所罵亦无弟子難師此不可此不相應此不等說已便捨而去世尊聞已問異學箭毛曰優陁夷汝見我有幾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我見瞿曇有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云何為五沙門瞿曇麤衣知足稱說麤衣知足若沙門瞿曇麤衣知足稱說麤衣知足者是謂我見沙門瞿曇有第一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復次沙門瞿曇麤食知足稱說麤食知足若沙門瞿曇麤食知足稱說麤食知足者是謂我見沙門瞿曇有第二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復次沙門瞿曇少食稱說少食若沙門瞿曇少食稱說少食者是謂我見沙門瞿曇有第三法令諸弟子恭敬尊

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復次沙門瞿
曇無住止牀座知足稱說無住止牀座
知足若沙門瞿曇無住止牀座知足
稱說無住止牀座知足者是謂我見
沙門瞿曇有第四法令諸弟子恭敬
尊重供養奉事常隨不離復次沙門
瞿曇燕坐稱說燕坐若沙門瞿曇燕
坐稱說燕坐者是謂我見沙門瞿曇
有第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
奉事常隨不離是謂我見沙門瞿曇
有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
事常隨不離世尊告曰優陀夷我不
以此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
奉事我常隨不離優陀夷我所持衣
隨聖力割截染汙惡色如是聖衣染
汙惡色優陀夷或我弟子謂盡形壽
衣所棄捨糞掃之衣亦作是說我世
尊無衣知足稱說無衣知足優陀夷
若我弟子因無衣知足故稱說我者
彼因此處故不恭敬尊重供養奉事
我亦不相隨
復次優陀夷我食粳粮成熟無䵃無
量雜味優陀夷或我弟子盡其形壽

而行乞食所棄捨食亦作是說我世
尊麤食知足稱說麤食知足優陁夷
若我弟子因麤食知足故稱說我者
彼因此處故不恭敬尊重供養奉事
我亦不相隨復次優陁夷我食如一
鞞羅食或如半鞞羅優陁夷或我弟
子食如一拘拖或如半拘拖亦作是
說我世尊少食稱說少食優陁夷若
我弟子因少食故稱說我者彼因此
處故不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亦不
相隨復次優陁夷我或住高樓或住
棚閣優陁夷或我弟子彼過九月十
月一夜於覆處宿亦作是說我世尊
麤住止牀座知足稱說麤住止牀座
知足優陁夷若我弟子因麤住止牀
座知足故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故不
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亦不相隨復
次優陁夷我常作閙比丘比丘尼優
婆塞優婆夷或我弟子過半月一入
衆為法清淨故亦作是說我世尊燕
坐稱說燕坐優陁夷若我弟子因燕
坐故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故不恭敬
尊重供養奉事我亦不相隨優陁夷

我无此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

養奉事我常隨不離優陁夷我更有
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養奉事
我常隨不離云何為五優陁夷我有
弟子謂无上戒稱說我世尊行戒大
戒如所說所作亦然如所作所說亦
然優陁夷若我弟子因无上戒稱說
我者彼因此處恭敬尊重供養奉事
我常隨不離復次優陁夷我有弟子
謂无上智慧稱說我世尊行智慧極
大智慧若有談論來相對者必能伏
之謂於正法律不可說於自所說不
可得說優陁夷若我弟子因無上智
慧故稱說我者彼因此處恭敬尊重
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復次優陁夷
我有弟子謂無上知見稱說我世尊
遊知非不知遊見非不見彼為弟子
說法有因非无因有緣非無緣可答
非不可答有離非无離優陁夷若
我弟子因无上知見故稱說我者彼
因此處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
不離復次優陁夷我有弟子謂厭愛
箭而來問我苦是苦習是習滅是滅

道是道我即荅彼苦是苦習是習滅
是滅道是道優陁夷若我弟子而來
問我我荅可意令歡喜者彼因此處
恭敬尊重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復
次優陁夷我為弟子或說宿命智通
作證明達或說漏盡智通作證明達
優陁夷若我弟子於此正法律中得
受得度得至彼岸无疑無惑於善法
中无有猶豫者彼因此處恭敬尊重
供養奉事我常隨不離優陁夷是謂
我更有五法令諸弟子恭敬尊重供
養奉事我常隨不離於是異學箭毛
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
瞿曇甚奇甚特善說妙事潤澤我體
猶如甘露瞿曇猶如大雨此地高下
普得潤澤如是沙門瞿曇為我等善
說妙事潤澤我體猶如甘露世尊我
已解善逝我已知世尊我今自歸於
佛法及比丘衆唯願世尊受我為優
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異學箭毛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箭毛經第六竟　一千八百七字

中阿含晡利多品箭毛經第七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
加蘭哆園尒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
持鉢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行乞食已
収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
肩上往至孔雀林異學園中尒時孔
雀林異學園中有一異學名曰箭毛
名德宗主衆人所師有大名譽衆所
敬重領大徒衆五百異學之所尊也
彼在大衆喧鬧嬈乱放高大音聲說
種種畜生之論謂論王論賊論鬪論
食論衣服論婦人論童女論婬女論
世間論空野論海中論國人民彼共
集坐說如是比畜生之論異學箭毛
遥見佛来勑已衆曰汝等默然住彼
沙門瞿曇来彼衆默然常樂默然稱
說默然彼若見此衆默然者或来相
見異學箭毛命衆默然已自默然住
世尊往詣異學箭毛所異學箭毛即
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善
来沙門瞿曇沙門瞿曇久不来此願
坐此座世尊便坐異學箭毛所敷之
座異學箭毛便與世尊共相問訊却

坐一面世尊問曰優陁夷向論何等
以何事故共集坐此異學箭毛荅曰
瞿曇且置此論此論非妙沙門瞿曇
欲聞此論後聞不難世尊如是再三
問曰優陁夷向論何等以何事故共
集坐此異學箭毛亦再三荅曰瞿曇
且置此論此論非妙沙門瞿曇欲聞
此論後聞不難沙門瞿曇若至再三
其欲聞者今當說之瞿曇我有業處
有思惟住業處地住思惟地有智慧
有辯才有說實有薩云然一切知一
切見无餘知無餘見我往問事然彼
不知瞿曇我作是念此是何等耶世
尊問曰優陁夷汝有業處有思惟住
業處地住思惟地有智慧有辯才誰
說實有薩云然一切知一切見無餘
知无餘見汝往問事而彼不知耶異
學箭毛荅曰瞿曇謂不蘭迦葉是所
以者何瞿曇不蘭迦葉自說實有薩
云然一切知一切見無餘知无餘見
也我有業處有思惟住業處地住思
惟地有智慧有辯才我往問事然彼
不知瞿曇是故我作是念此是何等

耶如是摩息迦利瞿舍利子婆若鞞
羅遲子尼揵親子彼復迦旃阿夷哆
鷄舍劒婆利瞿曇阿夷哆鷄舍劒婆
利自說實有稚云然一切知一切見无
餘知无餘見也我有業處有思惟住
業處地住思惟地有智慧有辯才
我往問事然彼不知瞿曇是故我作
是念此是何等耶瞿曇我復作是念
若我當往詣沙門瞿曇所問過去事
者沙門瞿曇必能荅我過去事也我
當往詣沙門瞿曇所問未來事者沙
門瞿曇必能荅我未來事也復次若
我隨所問沙門瞿曇事者沙門瞿曇必
亦荅我隨所問事世尊告曰優陁夷
止止汝長夜異見異忍異樂異欲異意
故不得盡知我所說義優陁夷我有
弟子有因有緣憶无量過去本昔所
生謂一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敗劫
无量成敗劫衆生名某我曾生彼如
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
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
訖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如
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是

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
訖彼来問我過去事我荅彼過去事
我亦往問彼過去事彼亦荅我過去
事我隨所問彼事彼亦荅我隨所問
事復次優陁夷我有弟子謂清淨天
眼出過於人見此衆生死時生時好
色惡色妙與不妙往来善處及不善
處隨此衆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若
此衆生成就身惡行成就口意惡行
誣謗聖人邪見成就邪見業彼因緣
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若
此衆生成就身妙行成就口意妙行
不誣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業彼因
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得生天中
彼来問我未来事我荅彼未来事我
亦往問彼未来事彼亦荅我未来事
我隨所問彼事彼亦荅我隨所問事
異學箭毛白曰瞿曇若如是者我轉
不知我轉不見轉癡墮癡謂沙門瞿
曇如是說優陁夷止止汝長夜異見
異忍異樂異欲異意故不得盡知我
所說義優陁夷我有弟子有因有緣
憶无量過去本昔所生謂一生二生

百生千生成劫敗劫无量成敗劫衆
生名某我曾生彼如是姓如是字如
是生如是飮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
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此死生彼
死生此我生在此如是姓如是字如
是生如是飮食如是受苦樂如是長
壽如是久住如是壽訖彼来問我過
去事我荅彼過去事我亦徃問彼過
去事彼亦荅我過去事我隨所問彼
事彼亦荅我隨所問事復次優陁夷
我有弟子謂淸淨天眼出過於人見
此衆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妙與不
妙徃来善處及不善處隨此衆生之
所作業見其如眞若此衆生成就身
惡行成就口意惡行誣謗聖人邪見
成就邪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
至惡處生地獄中若此衆生成就身
妙行成就口意妙行不誣謗聖人正見
成就正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
昇善處得生天中彼来問我未来事
我荅彼未来事我亦徃問彼未来事
彼亦荅我未来事我隨所問彼事彼
亦荅我隨所問事瞿曇我於此生作

本所作得本所得尚不能憶況復能憶有因有緣無量本昔所生事耶瞿曇我尚不能見飄風鬼況復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衆生死時生時善色惡色妙與不妙趣至善處及不善處隨此衆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耶瞿曇我作是念若沙門瞿曇問我從師學法者儻能荅彼令可意也世尊問曰優陁夷汝從師學其法云何異學箭毛荅曰瞿曇彼說色過於色彼色冣勝彼色冣上世尊問曰優陁夷何等色耶異學箭毛荅曰瞿曇若色更无有色冣上冣妙為冣勝也彼色冣勝彼色冣上世尊告曰優陁夷猶如有人作如是說若此國中有女冣妙我欲得彼彼若有人如是問者君知國中有女冣妙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耶為長短麁細為白黑為不白不黑為刹利女為梵志居士工師女為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耶彼人荅曰我不知也復問彼人君不知不見國中有女冣妙如是姓如是名如是生長短麁細白黑不白不黑刹利女梵

志居士工師女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者而作是說我欲得彼女耶如是優陁夷汝作是說說彼說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問曰汝彼色然不知也異學箭毛白曰瞿曇猶如紫磨極妙金精金師善磨瑩治令淨藉以白練安著日中其色極妙光明照曜如是瞿曇我說彼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世尊告曰優陁夷我今問汝隨所解答優陁夷於意云何謂紫磨金精藉以白練安著日中其色極妙光明照曜及螢火蟲在夜闇中光明照曜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螢火光明於紫磨金精光明最上為最勝也世尊問曰優陁夷於意云何謂螢火蟲在夜闇中光明照曜及燃油燈在夜闇中光明照曜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燃燈光明於螢火蟲光明最上為最勝也世尊問曰優陁夷於意云何謂燃油燈在夜闇中光明照曜及燃大木積火在夜闇中光明照曜於中光明何者

最上為最勝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
燃大木積火之光明於燃油燈光明
最上為最勝也世尊問曰優陁夷於
意云何謂燃大木積火在夜闇中光
明照耀及太白星平旦無曀光明照
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耶異
學箭毛答曰瞿曇太白星光於燃大
木積火光最上為最勝也世尊問曰
優陁夷於意云何謂太白星平旦无
曀光明照耀及月殿光夜半无曀光
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上為最勝
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月殿光明於
太白星光最上為最勝也世尊問曰
優陁夷於意云何謂月殿光夜半無
曀光明照耀及日殿光秋時向中天
淨无曀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最
上為最勝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日
殿光明於月殿光最上為最勝也世
尊告曰優陁夷多有諸天今此日月
雖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
有大威神然其光明故不及諸天光
明也我昔曾與諸天共集共彼論事
我之所說可彼天意然我不作是說

中阿含經第五十七卷 第十八張 淸

彼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優
陁夷而汝於螢火蟲光色最弊最醜
說彼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色最上
閻已不知異學箭毛白曰世尊悔過
此說善逝悔過此說世尊問曰優陁
夷汝何意如是說世尊悔過此說善
逝悔過此說耶異學箭毛荅曰瞿曇
我作是說彼色過於色彼色最勝彼
色最上沙門瞿曇今善捨我善教善
訶令我虛妄無所有也瞿曇是故我
如是說世尊悔過此說善逝悔過
此說異學箭毛語曰瞿曇後世一
向樂有一道跡一向作證世尊問
曰優陁夷云何後世一向樂云何有
一道跡一向作世證耶異學箭毛荅
曰瞿曇或有一離殺斷殺不與取邪
婬妄言乃至離邪見得正見瞿曇是
謂後世一向樂是謂有一道跡一向
作世證世尊告曰優陁夷我今問汝
隨所解荅優陁夷於意云何若有一
離殺斷殺彼為一向樂為雜苦耶異
學箭毛荅曰瞿曇是雜苦也若有一
離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離邪見得

正見彼為一向樂為雜苦耶異學箭
毛答曰瞿曇是雜苦也世尊問曰優
陁夷非為如是雜苦樂道跡作世證
耶異學箭毛答曰瞿曇如是雜苦樂
道跡作世證也異學箭毛白曰世尊
悔過此說善逝悔過此說世尊問曰
優陁夷汝何意故作如是說世尊悔
過此說善逝悔過此說耶異學箭毛
答曰瞿曇我向者說後世一向樂有
一道跡一向作世證沙門瞿曇令善
撿我善教善訶令我虛妄无所有也
瞿曇是故我如是說世尊悔過此說
善逝悔過此說世尊告曰優陁夷世
有一向樂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也
異學箭毛問曰瞿曇云何世一向樂
云何一道跡一向作世證耶世尊答
曰優陁夷若時如来出世无所著等
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无上士
道法御天人師号佛衆祐彼斷乃至
五蓋心穢慧羸離欲離惡不善之法
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
不共彼天或等心等見等也彼覺觀
已息內靖一心无覺無觀定生喜樂

得第二禪成就遊不共彼天或等心

等見等也彼離於喜欲捨无求遊正念
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
樂住室得第三禪成就遊不共彼天
或等心等見等也優陁夷是謂世一
向樂異學箭毛問曰瞿曇世中一向
樂唯極是耶世尊荅曰世中一向樂不
但極是也優陁夷更有一道跡一向
作世證異學箭毛問曰瞿曇云何更
有一道跡一向作世證耶世尊荅曰
優陁夷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
覺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得
共彼天或等心等見等也彼覺觀已
息內靖一心无覺無觀定生喜樂得
第二禪成就遊得共彼天或等心等
見等也彼離於喜欲捨无求遊正念
正智而身覺樂謂聖所說聖所捨念
樂住室得第三禪成就遊得共彼天
或等心等見等也優陁夷是謂一道
跡一向作世證異學箭毛問曰瞿曇
沙門瞿曇弟子為此世一向樂故一
道跡一向作世證故從沙門瞿曇學
梵行耶世尊荅曰優陁夷我弟子不

為世一向樂故亦不為一道跡一向
作世證故從我學梵行也優陁夷更
有㝡上㝡妙㝡勝為作證故我弟子
從我學梵行也於是彼大衆放高大
音聲彼是㝡上㝡妙㝡勝為作證故
沙門瞿曇弟子從沙門瞿曇學梵行
也於是異學箭毛勅已衆令默然已
白曰瞿曇云何㝡上㝡妙㝡勝為作
證故沙門瞿曇弟子從沙門瞿曇學
梵行耶世尊荅曰優陁夷比丘者樂
滅苦滅喜憂本已滅不苦不樂捨念
清淨得第四禪成就遊優陁夷是謂
㝡上㝡妙㝡勝為作證故我弟子從
我學梵行也於是異學箭毛即從坐
起欲稽首佛足於是異學箭毛諸弟
子異學梵行者白異學箭毛曰尊今
應作師時欲為沙門瞿曇作弟子耶
尊不應作師時為沙門瞿曇作弟子
也是為異學箭毛諸弟子學梵行者
為異學箭毛而作障礙謂從世尊學
梵行也佛說如是異學箭毛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箭毛經第七竟 三千八百三十字

中阿含晡利多品鞞摩那修經第八 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尒時異學鞞摩那修中後
彷徉往詣佛所相問訊已問曰瞿曇
㝡色㝡色瞿曇㝡色世尊問曰迦旃
何等色也異學鞞摩那修荅曰瞿曇
若色更无有色㝡上㝡妙㝡勝瞿曇
彼色㝡勝彼色㝡上世尊告曰迦旃
猶如有人作如是說若此國中有女
㝡妙我欲得彼彼若有人如是問者
君知國中有女㝡妙如是姓如是名
如是生耶為長短麤細為白黑為不
白不黑為刹利女為梵志居士工師
女為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耶彼人荅
曰我不知也復問彼人君不知不見
國中有女㝡妙如是姓如是名如是
生長短麤細白黑不白不黑刹利女
梵志居士工師女東方南方西方北
方者而作是說我欲得彼女耶如是
迦旃汝作是說彼妙色㝡妙色彼色
㝡勝彼色㝡上問汝彼色然不知也
異學鞞摩那修白曰瞿曇猶如紫磨
極妙金精金師善磨瑩治令淨揩以

中阿含經第五十七卷　第二十三張　清

白練安著日中其色極妙光明照耀
如是瞿曇我說彼妙色冣妙色彼色
冣勝彼色冣上世尊告曰迦旃我今
問汝隨所解荅迦旃於意云何謂紫
磨金精鐥以白練安著日中其色極
妙光明照耀及螢火垂在夜闇中光
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冣上為冣勝
耶異學鞞摩那修荅曰瞿曇螢火光
明於紫磨金精光明冣上為冣勝也
世尊問曰迦旃於意云何謂螢火垂
在夜闇中光明照耀及燃油燈在夜
闇中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冣上
為冣勝耶異學鞞摩那修荅曰瞿曇
燃燈光明於螢火垂光明冣上為冣
勝也世尊問曰迦旃於意云何謂燃
油燈在夜闇中光明照耀及燃大木
積火在夜闇中光明照耀於中光明
何者冣上為冣勝耶異學鞞摩那修
荅曰瞿曇燃大木積火之光明於燃
油燈光明冣上為冣勝也世尊問曰
迦旃於意云何謂燃大木積火在夜
闇中光明照耀及太白星平旦无曀
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冣上為冣

勝耶異學鞞摩那修荅曰瞿曇太白
星光於燃大木積火光冣上為冣勝
也世尊問曰迦旃於意云何謂太白
星平旦无曀光明照耀及月殿光夜
半無曀光明照耀於中光明何者冣
上為冣勝耶異學鞞摩那修荅曰瞿
曇月殿光明於太白星光冣上為冣
勝也世尊問曰迦旃於意云何謂月
殿光夜半无曀光明照曜及日殿光
秋時向中天淨无曀光明照耀於中
光明何者冣上為冣勝耶異學鞞摩
那修荅曰瞿曇日殿光明於月殿光
冣上為冣勝也世尊告曰迦旃多有
諸天令此日月雖有大如意足有大
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然其光明
故不及諸天光明也我昔曾與諸天
共集共彼論事我之所說可彼天意
然我不作是說彼妙色冣妙色彼色
冣勝彼色冣上迦旃而汝於螢火蟲
光色冣弊冣醜說彼妙色冣妙色彼
色冣勝彼色冣上問已不知於是異
學鞞摩那修為世尊面訶責已內懷
憂慼低頭默然失辯无言如有所伺

於是世尊面訶責已復令歡悅告曰
迦旃有五欲功德可喜意念樂欲相
應樂眼知色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
身知觸迦旃色或有愛者或不愛者
若有一人彼於此色可意稱意樂意
足意滿願意彼於餘色雖最上最勝而
不欲不思不願不求彼於此色最勝
最上迦旃如是聲香味觸迦旃觸或有
愛者或不愛者若有一人彼於此觸
可意稱意樂意足意滿願意彼於餘
觸雖最上最勝而不欲不思不願不
求彼於此觸最勝最上於是異學鞞
摩那修叉手向佛白曰瞿曇甚奇甚
特沙門瞿曇為我无量方便說欲樂
欲樂第一瞿曇猶如因草火燃木火因
木火燃草火如是沙門瞿曇為我无
量方便說欲樂欲樂第一世尊告曰
止止迦旃汝長夜異見異忍異樂異
欲異意故不得盡知我所說義迦旃
謂我弟子初夜後夜常不眠臥正定
正意修習道品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彼盡知我
所說於是異學鞞摩那修向佛瞋恚

生憎嫉不可欲誣謗世尊欲墮世尊

如是誣謗世尊如是墮世尊語曰瞿
曇有沙門梵志不知世前際不知世
後際不知无窮生死而記說得究竟
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
受有知如真瞿曇我如是念云何此
沙門梵志不知世前際亦不知世後
際不知无窮生死而記說得究竟智
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
有知如真耶於是世尊便作是念此
異學鞞摩那修向我瞋恚生憎嫉不
可欲誣謗我欲墮於我如是誣謗我
如是墮我而語我曰瞿曇有一沙門
梵志不知世前際不知世後際不知
无窮生死而記說得究竟智生已盡梵
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瞿曇我作是念云何此沙門梵志不
知世前際不知世後際不知无窮生
死而記說得究竟智生已盡梵行已
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耶世
尊知已告曰迦旃若有沙門梵志不
知世前際不知世後際不知無窮生
死而記說得究竟智生已盡梵行已

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者彼

應如是說置世前際置世後際迦旃
我如是說置世前際置世後際設不
憶一生我弟子比丘来不諛諂无欺
誑質直我教化之若隨我教化如是
行者必得知正法迦旃猶如嬰孩童
子少年柔軟仰向卧父母縛彼手足
彼於後轉大諸根成就父母解彼手
足彼唯憶解縛時不憶縛時也如是
迦旃我如是說置世前際置世後際
設令不憶一生我弟子比丘来不諛
諂不欺誑質直我教化之若隨我教
化如是行者必得知正法迦旃辟若
因油因炷而燃燈也无人益油亦不
易炷者前油已盡後不更益无所受
已自速滅也如是迦旃我如是說置
世前際置世後際設令不憶一生我
弟子比丘来不諛諂不欺誑質直我
教化之若隨我教化如是行者必得
知正法迦旃猶如十木聚二十三十
四十五十六十木聚以火燒之洞燃
俱熾遂見火焰後无有人更益草木
糠糞掃者前薪已盡後不更益无所

受已自逮滅也如是迦旃我如是說
置世前際置世後際設令不憶一生
我弟子比丘來不諛諂不欺誑質直
我教化之若隨我教化如是行者必
得知正法說此法時異學鞞摩那
修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於是異學
鞞摩那修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更無
餘尊不復由他斷疑度惑無有猶豫
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无所畏稽首
佛足白曰世尊願得從佛出家學道
受具足得比丘行梵行世尊告曰善
哉比丘行梵行也異學從佛得出家
學道即受具足得比丘行梵行尊者
鞞摩那修出家學道受具足已知法
見法乃至得阿羅訶佛說如是尊者
鞞摩那修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鞞摩那修經第八竟 二千一百四十七字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七 八千七百六十四字 第五後誦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